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八

宋 李綱 撰

建炎時政記序

臣某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記編録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待制詔頒降史館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入繼大統龍飛宋都為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即布大號考慎其相首及微臣特達

之知非常之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何如哉然臣志廣材疎學識荒淺徒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周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纔兩月餘功效無毫髪可稱罪戾有丘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為罪大矣臣自去魏闕七更歲華薦致人言自取顛躓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俾追記往事編録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心志不寧動輙廢

失屢遭盜賊文籍散亡極意追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於日侍清光親承訓勑則銘鏤心腑豈敢弭忘謹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畧著於篇至於日辰有不能省記則闕之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繕寫成上下兩冊冒昧投進以塵乙夜之覽宣付史館備採擇焉臣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臣某昧死頓首頓首謹序

建炎時政記上

起建炎元年六月一日止十二日

六月一日臣自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行在有旨宣召臣當晚赴内殿起居叙致謝恩訖力具奏陳材能淺薄不敢當除命乞改授其人以慰輿望上不允臣復奏曰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顔岐封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邦昌為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禮臣為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閑地不當為相臣愚惷但知有趙氏

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為仇敵其所喜者為趙氏耶其所惡者為趙氏耶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可以為相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今陛下斷自淵衷特達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上宣諭曰岐嘗有此言

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
退此不足䘏臣竊仰聖語英睿如此復奏曰陛下天縱
聖智固不難察此然臣緜力薄材實不足以勝重任因
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
事且命執政聚於都堂
六月二日有旨令臣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奏
事訖臣留身再具奏力辭除命上慰諭不允臣感泣再
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臣嘗觀唐明

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為人今臣亦竊不自揆敢以十事仰干天聽儻蒙睿斷施行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詰難使臣得盡其說上可之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畧謂中國之禦敵人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甲兵修士氣振然後可以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畧謂車駕當一到京師見

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為廵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詔有司預為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畧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畧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

為三公真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偽命大畧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敵㫖受偽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畧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畧謂敵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畧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

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
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謹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
曰議修德大畧謂上新即大位宜益修德以感天人之
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
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廵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中
同日内降麻制皇叔祖慶遠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仲
宗可特授武勝軍節度使依前知大宗正事加食邑五
百户食實封二百户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西京外

宗正事仲是可特授檢校少保依前靖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三百户皇叔寧遠軍承宣使知南京外宗正事士㒟可特授光山軍節度使依前知南京外宗正事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三省同奉聖旨宇文粹中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宫以江寧府軍卒叛失守故也

六月三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議國是劄子有旨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催促留守司修治

京城祗備車駕還闕謁款宗廟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守臣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廵幸次進呈議赦令劉子兪謂赦惡逆已行難追改有旨選人惟在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劉子有旨令三省樞密院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愚瞽輙以管見十事仰黷天聰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

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寮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欵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跡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敵中歲餘厚結敵人得其歡心攻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畫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葢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奉使敵人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

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且自以為得計偃然當之
正位號處宫禁者月餘日敵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
邦昌擅降偽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彦國等
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追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
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竊本末如此春
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邦昌已僭竊罪宜如何
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
為三公真王參與國政何以示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

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
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徑就幕次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
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詰難數四乃屈服猶
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
有借使在近當幽縶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
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
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
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為悔以附會潛善不若

在近之說臣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為
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
得涇軍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
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哉因
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弟罷臣
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
上取旨臣拜謝而退是晚劄子降出
六月四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論張邦昌僭逆劄子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㫖張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
出於廹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
置又進呈論受偽命臣寮劉子上宣諭曰國家顛覆士
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
詬駡諸王余大均誘取宫嬪以為妾卿知之否臣奏曰
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
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宫如路人然罕有能伏
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

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廹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偽命皆為執政此四人者宜為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為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內

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陳冲等並令御史臺疾速
取勘俟案到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特贈延
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御史中
丞顏岐待罪章疏有旨除待制提舉宫觀執政退臣留
身奏事上宣諭曰卿昨日内殿争張邦昌事内侍輩皆
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臣拜謝曰陛下英睿天縱決斷
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以圖報稱上
宣諭曰屢語執政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四方章奏至

令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臣退批旨置登聞檢鼓院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察官職官今後依官制施行錢伯言除開封尹孫竢除應天尹權邦彦差知東平府呂頤浩差知揚州陳邦光差知廣州唐慤差知荆南府王以寧差知鼎州

六月五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劉子大畧謂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捍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懐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為

朝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欲乞於兩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來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儻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强壯狡獪者反為敵用將何以待之今日所當先務者莫急於此有旨河北置招撫使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官以擇可任使副者具

姓名以聞是日三省同奉聖旨以趙子崧守陳州閻孝忠守蔡州黃叔敖守襄陽府趙子櫟守汝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安縣捍禦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叔敖轉一官除秘閣修撰子櫟除寶文閣直學士彥卿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王襄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北京襄陽府居住趙野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青州居住以言者論其任總管日逗遛不進故也

六月六日內降手詔朕以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
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洪惟
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函夏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
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
恭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
謀以款師待以不疑墮其姦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
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迨朕叔父弟昆宗室
戚屬悉被驅逼禍敗之臻從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於

朕心念父兄幽辱於敵廷憫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共濟于艱難以致安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當特加犒設州縣民户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嘉憫當厚與撫循賦斂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為盜因間擄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贓吏為姦乘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於典憲靖康之間

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以往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乂竄黜姦回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虖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持天下之軍民不願淪於仇敵當協力以相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幾隣敵悔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傳墨卿除禮部尚書郭三益除刑部尚書周武仲除吏部侍郎曾楙除禮

部侍郎董耘除兵部侍郎許景衡胡安國並除給事中劉珏除中書舍人曾開復待制知潭州吳巖夫除光祿卿辛炳除左司員外郎李光除秘書少監翁彥深除太常少卿

六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謫授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張所通直郎直秘閣通判河陽府事傅亮召赴行在議事以臣所薦欲委以河北河東路招撫經制司也是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回謫授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

南京袁州居住以言者論其防河退遁及嘗受偽命故
也
六月八日内降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
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
之士而媮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乗時為姦靡所不至
實為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
為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於武臣
卒伍理當濶畧以責後效惟王宗濋首引衛兵逃遁致

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
衆其體至懷故兹詔諭各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
謝克家除述古殿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李直罷太
常少卿主管亳州明道宫莫砥除軍器監陳公輔除吏
部郎官程瑀除司封郎官余應求除考功郎官陶愷除
度支郎官鮑輝除兵部郎官滕庾除都官郎官陳彦文
孫默李積中王愈程邁並令乗遞馬發來赴行在洪芻
罷諌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

周懿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勘司有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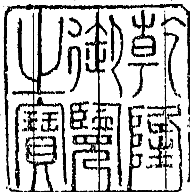
六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特賜謚劉韐能死節不為敵用與追復銀青光禄大夫特贈資政殿大學士許翰楊時晁説之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吳幵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徐秉哲梅州安置王時雍高州安置

六月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新政之初應干指

揮內外官司各當體念國步艱難悉心虔奉尚慮流俗玩習將為虛文顧避懷姦推行滅裂或用事剥下背公自營肆為騷擾有害新政並仰監司互相體察犯人重寘典憲仍令御史臺體訪彈奏孫昭遠差知河南府兼西道都總管俞向差知陝府並填見闕

六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史徽特落致仕除司農少卿吳給除左司郎官張公濟除駕部郎中郭求除河北東路提刑周格除京東西路提刑謝貺除京西

北路提刑李西美除荆湖北路提刑並填見闕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牟焜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九

宋 李綱 撰

建炎時政記中

起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止六月終

六月十三日內降赦書一道門下朕紹隆丕緒寅御多方置大器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濟勤于邦以圖天下之逸儉于家以資天下之豐懔乎負荷之難惕若繼承之重膺受祖宗之貽燕昭格穹昊之眖臨有開昌期誕生

元嗣庚伏火見協長夏懋育之辰玉裕淵清㝠璿源英秀之氣實廟社無疆之福示本支有衍之符以奉二聖覆露之慈以係四海愛戴之望循攷累朝之舊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多艱敢忘敷慶宜覃曠蕩之澤式契䕫懷之心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刼殺謀殺故殺鬬殺並為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贓不赦内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

指揮鬬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
斷訖録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
未結正咸赦除之應舊係籍及上書人朝廷累降指揮
檢舉叙復至今經隔年月尚未結絶宜並給還元帶官
職贈謚碑額等已經給還而未足者並依元初指揮其
未責降以前官職應得遺表或致仕恩澤者亦令吏部
刑部條具申尚書省取旨應靖康元年邊事後來文武
官因病陳乞致仕朝廷不從所乞內有身亡之人特許

依條陳乞致仕恩澤及陳乞致仕緣道路不通不曾被
受致仕勅命者亦許所在州軍保明特與依條推恩應
士庶投獻章疏見委官看詳如有利害灼然可採令看
詳官先次保明申尚書省當議旌擢以為激勸勘會科
舉之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實異材之士何由而
出可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庶學者近正仍令禮
部疾速條畫聞奏緣已降指揮建炎二年正月九日鎖
院省試今來日已逼近難以遽改可自後舉依此施行

應諸路解發材武人并錫慶院材武人昨有偶緣事故

赴試不及之人竊慮遺材仰經禮兵部投狀勘驗詣實

當議特與别行收試具合格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推恩

應將士實有戰功緣罪停廢之人並特與牽復仍令所

在官司發赴行在當議量材選用應諸路有材勇謀畧

之人衆所推伏或曾經戰陣得功可以倚仗委本州具

姓名保明解發赴行在御營使司當議量材録用每州

三人應諸路勤王人兵有曾收復州縣立功之人仰四

道都總管及經制使等同結罪諳實保明聞奏雖不曾立功曾到京城下或元帥府已結局遣回而所轄人兵不曾逃散者候到本處仰本州具元發回及已到人數元管押人職位姓名并元借官職保明聞奏當議特與推恩應遣回勤王人兵所帶器甲並於所到州縣先次寄納如因在路遺失軍器趕趂隊伍不及逃竄之人限赦到一月經所在陳首並與免罪發遣歸元來去處依舊收管仍給沿路口券其因沿路失於機察致散漫刼

掠良民者可責委隨處統領等官將犯人便依軍法務要整肅所過州縣並先具統制等官職位牒報候將來見得沿路不曾作過令元起發處具統制統領等官職位姓名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恩今日已後或失鈐束部轄亦當重行黜責昨太原真定等處州郡緣金人攻圍其官兵統制兵將官等有能竭節戰守遂致陷歿之人可疾速契勘推恩厚撫家屬内忠義顯著者務加優異以為將士殉國用命之勸近緣軍興應召募民兵義

兵統領之人多是擄掠良民強黥其面共肆刼奪念非本心理宜優恤近雖已有放散歸農指揮竊慮統領之人拘留未放並仰經所在官司陳訴給公據令各歸業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令州縣多出文榜曉諭訪聞昨因金人驅領及取過人口有逃遁回歸及有失業逃避人往往被官兵等人不為辨驗復為驅領隨行甚可矜憫仰限赦到十日内將人口放令逐便限滿不放並行軍法仍仰統制主將等常切覺察應昨因京城失守死節

守禦戰歿文武官已降指揮令本壁統制官保明特與推恩訪問官司多是非理沮難逗遛行遣致死事之家不即霑恩可令所屬疾速施行如違當行人重行停降勘會近降赦恩軍人丁夫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百姓因金人所至失業嘯聚人已立限首身尚慮有出首未盡之人并令赦到日已前逃亡軍人等並限一月許令出首餘依已降指揮應諸班直諸軍親從親事官昨因京城失守踰城逃遁雖累降指揮立限許令自新尚恐

懼罪未敢出首限赦書到一月内許於所在州軍自陳仍仰逐州給在路口券牒送在京所屬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依舊收管如尚敢不首復罪如初及仰所屬月具已未收管人數申樞密院應未招降强寇如願往出戰自効者限赦書到一月日内經所在州縣或統制等官出首具首領人數姓名職位聞奏當議推恩令隨統制官前去有能立到竒功當優與奬擢應縁金人并盜賊殘破州軍縣鎮逃避官吏等雖已降指揮立限許還職

任竊慮限滿未有還歸之人可限今赦到半月内許歸
舊任職役其被殺官仰本路提刑司勘會諸實因依保
明聞奏特與推恩應京城失守潰散使臣昨已降指揮
立限赴部公參違限不赴者並特勒停如有似此未曽
公參之人特與免罪許再限一月參部依條注擬如限
滿不赴公參復罪如初應歿於王事之人累降指揮令
所屬保明推恩官司循習殊不體國以詔旨為虛文致
死事之家終不霑恩無以激勸忠義自今仰本家自陳

未經保明者令所屬限三日保明已經保明到者限三日推恩如違人吏重行典憲仍令御史臺彈劾以聞應陝西逐路昨因夏賊侵犯去處有立功并亡失將士近緣道路不通未經保明推賞者仰帥司限五日開具實立功并亡失將士等保明聞奏當議推恩不管漏落應昨緣軍興諸色人借支過官馬除實因戰鬬亡失與免賠償并見差出許乘騎外其餘合回納者限一月於所在官司送納如出限隱藏不納許人告坐贓科罪應緣

昨來軍興遺棄器甲頭刃之類并令所在官司拘收如
及千件以上令逐路憲司保明聞奏當議優與推恩或
民間納及百件以上亦令憲司相度等第支賜百日外
不首納依私有法其拘收到名數並令如法編揀排垛
內斷爛不堪者令憲司委官措置修整仍先具拘收修
整到名數封樁處所申樞密院應因軍興前後民間勸
借獻助錢物雖已委逐州長貳責限依格書填告命給
還尚慮其間阻節如有委實獻納錢物限外未經推恩

給告之人許徑詣尚書省陳訴如有照據文字當議依格書填給降勘會昨緣金人入寇應宮觀寺院曾造發過乾糧應副軍前不無騷擾陪費可在京委鴻臚寺在外委轉運司保明實費之數聞奏當議特與給降度牒勘會近降赦恩昨緣金人拘留未還等人許支行請給竊慮經歷官司及倉庫不即勘給如敢稽違許經開封府陳訴根究重行斷遣應宗室昨因取往軍前今來却有回歸者其已前積下應干請給等並與一併勘支應

河北河東守臣親屬差往逐州幹辦淹留敵寨未歸其家屬在京或寄寓他郡闕人照管恐致失所許經所在官司自陳支賜銀絹五十疋兩其幹辦官回日陞擢應百姓昨縁投充敢勇效用因出戰陷殁其家老小無人養贍仰本路監司多方存恤無令失所應出戍軍兵家屬仰所在州軍常切存撫無致少有失所應諸州縣有因潰散人兵及盜賊燒刼屋業之家特與放免今年夏料屋稅内被殺或逃避止有婦人小兒貧乏不能自存

者仰所屬抄劄依災傷七分法賑給施行仍多方招誘逃避人户歸業應諸處民户舍宅房廊寺觀如近經兵火焚燒合行修葢往別州縣計置竹木之類者於所屬給據經由去處與免抽稅仍不許官司拘截使用如違許人户越訴勘會昨因金人取索人口開封府差捉事使臣火下等追捉訪聞内有婦女多被使臣火下百端逼脅致畏避發遣願歸使臣火下等家藏住收養之人事同强掠可限一月許令犯人及本家人力女使經官

陳首與被收藏人並放令逐便限滿不首復罪如初隣人并地分巡察使臣火下不覺舉減犯人罪三等不知情又減三等仍仰留守司御史臺密行覺察應逃亡罪人見令監錮父母妻男骨肉收捉者除係凶惡不原赦賊人外餘並放令逐便應犯罪合備賞并先以官錢代充而犯人委已貧乏無可催理見監勒犯人并干繫人名下均攤填納者並特與蠲放訪聞諸路州軍縣鎮酒務公庫等多將酒醋抑配與人户及過往客旅僧道等

為害甚大仰監司守臣常切覺察舉劾官吏重行黜責
應陂湖塘濼舊許人户採取元無收立課額後因官司
措置𢬵立課利去處仰監司契勘悉行罷免依舊許民
户採取如是係豪强占據仰所屬州縣嚴行禁止仍委
監司常切覺察訪聞京師物價未平致鰥寡孤獨不能
自存之人艱食除開封府見依法居養外竊慮所委官
不切用心致惠澤不下仰留守司更切檢察如法居養
如錢物不足具合用數申留守司支降應州縣官職田

訪聞多係實無田土抑令人户輸納租課實為騷擾自今仰提刑司勘會詣實常切覺察不得因前妄有騷擾應諸路漢蕃弓箭手合該承襲之人因差使出外及別緣事故有失陳乞致出違日限者候赦書到日限百日經所屬自陳許令依條承襲近降赦文神霄宫罷舍屋雜物錢糧田産拘收具數申尚書省及已降指揮江寧府神霄宫元係保寧寺鎮江府元係龍遊寺泗州元係普照寺洪州元係上藍寺并舒州如元係投子山寺院

並先次給還其餘州軍内有原係古寺改建者令本州
開具申尚書省刱建去處依赦施行所有正殿聖像如
元係佛像改塑即行改正若是刱塑即迎赴大慶觀勘
會合拘收舍屋等並謂舊有者其後來因緣取降特旨
并增置到者並令轉運司拘收應副省計及古寺係謂
李唐以前古跡如泗州普照寺舒州投子山大名府大
安寺之類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揮施行無致違戾
應昨緣軍興諸官司支借過某軍闕額封樁錢物及收

租錢廢監省費錢死馬肉贓錢不堪馬價錢權住撥還
候邊事寧息日委提刑司具數申樞密院立限撥還行
在百司已降指揮不以假故日逐供職訪聞東京官司
多不入局竊慮士人民户合有整會事理不無阻節及
勘會累有指揮應覃恩轉官及叙復磨勘擬注之類并
已前積壓未了文字並令東京取會上鈔等其曹部官
司往往推注不為施行致使士民往回道路良為勞苦
自今東京官司須管不分假故赴職檢詳累降指揮遵

守行遣不管依前留滯如違許士民赴行在陳訴當議重行責罰應朝廷寛恤事件務實惠及民如所屬不切奏行但為虛文致民户陳訴當議重真典憲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委所在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者具名聞奏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歴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於戲飛龍乘時體黄離繼明之治夢熊占寢應蒼震一索之祥均布湛恩用飾多喜咨爾有衆咸悉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

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先是上登寶位赦
書不曾該載河北河東兩路及四方州縣勤王之師至
是得㫖該載故於河北河東路及勤王之師揩揮為詳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㫖唐重除本閣學士差知京
兆府范致虗發來赴行在李復陞職一等差知秦州趙
明誠發來赴行在鄭驤除直秘閣差知同州
六月十四日内降勑書一道勑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
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

下乂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内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受内禪海内欣戴日徯治康而朞歲之間戎馬再侵墮敵姦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既盡取玉帛女子公私財力為之耗竭乃始刼遷二聖中宫洎皇族尊幼中外姻戚以行敵人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揔師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

痛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部審聞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敵雖憑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挫敵威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刼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師以為應援應兩路

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酬其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為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弭寧生靈休息敵人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河北西路河東路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進職餘具職

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等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搉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付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皆上意也於

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敵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

六月闕日三省同奉聖旨汪伯彦除知樞密院事黄潛善兼門下侍郎户部尚書張慤到行在令日下供職

六月闕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章疏論受偽命臣寮多已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吕好問好問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六月闕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沿河置廵察使自河陽抵濵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為斥候進呈臣寮章疏論靖康末折彥質為宣撫副使逃入川陜錢蓋為制置使逃至湖北許高許亢總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責者有旨彥質責授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降官分司高亢編管海外州軍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上欲誅變知軍李定通判韓壽以便宜誅之而待罪僉謂其擅殺為非是臣奏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

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潁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刼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賞上以臣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以賞之是時開封尹王襄罷大名尹徐處仁罷東京及北京留守闕官有旨宗澤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杜充除待制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以劉錫知滄州又命錢蓋復官依舊

為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為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為藩臣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為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為使齎告賜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因調發五路軍馬以赴行在

六月闕 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募兵劄子大畧謂國家

以兵為重方熙豐之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人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今行在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騷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

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别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畧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名而無實其後燕山陷没馬之入於敵人者不可勝數金人初至闗河北京畿為之一空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於敵者

萬有餘匹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陜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户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户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畧謂國家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為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郡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

橫賦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强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産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況財産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務也上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以聞次日將上得旨於陜西河北路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二萬人合為十萬許召募白身及於諸色

廂軍中揀選或招收潰散兵卒中𤼵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捷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即自朝廷應副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召募每募及一軍就本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管押赴行在聽候差使又命買馬分為三等格尺以定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

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及百匹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安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助國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樁管聽候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騷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叙並保明推賞

六月闕日臣與執政官奏事進呈劉子議控禦策大畧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前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敵騎長驅盜賊蠭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柄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

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於此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

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

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

六月闕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除河北西路招撫使令閤門引見上殿

六月闕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劄子乞增置弓手人數每縣置武尉一員及河北路置廵社差官總領得旨從之

六月闕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樞密院同置

賞功司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違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勑榜揭於通衢

六月闕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温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王璞除河東路經制使通直郎直秘閣傅亮除河東路經制副使皆令閤門引見上殿

六月闕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統制官張俊將帶所部軍馬捉殺陳州叛兵杜用都廵檢使劉光世捉殺黎驛作過馬忠下叛兵統制官喬仲福等捉殺山東賊李昱統制官韓世忠捉殺單州魚臺軍賊先是僉議於上前謂盜賊勢須招撫因而用之然非朝廷威令已振則雖欲招撫因而用之勢不可得今去行在不二百里間有此數處盜賊竊發多者至數萬少者不下七八千若不遣將帥應時討殄何以使

四方羣盜恐懼聽命有旨令召王淵等到都堂戒勵令各占地分須管破蕩仍諭以自上即位方此遣兵正當信賞必罰能立功者優議推賞敗衂誤事亦必行法之意諸將喜躍自奮不旬月間四處皆告捷王淵生擒杜用破其衆二萬人喬仲福斬李昱首以獻破其衆三萬人黎驛魚臺賊皆七八千討捕淨盡王淵劉光世以功並建節餘人等第進秩於是湖北羣盜閻瑾党忠薛廣祝靖等皆赴行在丁順楊進等皆河北巨盜赴招撫司

自効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宗澤納欵東京西與淮南州
縣漸得休息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九

梁谿集卷一百八十

宋 李綱 撰

建炎時政記下

起建炎元年七月五日止八月十八日終

七月一日臣與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畧謂國家所以備禦敵人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頹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能守

而郡縣遂以陷没者非特士氣怯懦葢亦以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依奏應州郡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

七月 闕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慤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户部財用王綯除給事中

七月 闕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周望傳雱借太常少卿奉使往金人軍前通問二聖起居上命臣擬撰

表本其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曰臣某言神京不守坐失金湯天旆啓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之歡永享四海之養隣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鑾輿幸於朔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蹕御廹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狥羣情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

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社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

其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曰臣某言戎馬薦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宫令德聞於海寓踰年南面仁政洽於寰區適當嗣位之初兩致隣邦

之寇割地增幣以生靈屈己而講和擐甲登埤爲廟社忘身而固守金湯失險羽衛啟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移座華夏失庇神人疇依而臣叨總師徒莫陪羈靮廹羣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格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尚冀敵人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

七月闕　日三省同奉聖旨諸路發到米綱以三分之一留行在支遣二分撥入京師椿管先是汴河口決壞汴水不通綱運不至有旨差提舉京城所陳良弼同都水使者榮嶷陳求道修治決水至是水通綱運漸至故有是命且令已卸空綱自京師船載六曹案旨及器甲等至行在

七月闕　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劉子大畧謂承平之時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

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於禄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葢世方多難賦入狹而用度廣非加裁節則何以為經久之制内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有旨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為推判官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以司録依舊為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軍事推判官支使掌書記録事司戶司理司法參軍

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不置罷吏員三分之一堂吏依祖宗法轉官止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宫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候事定日取旨

七月闕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圭除河北西路招撫司叅謀官黄敦彦除河北西路轉運判官

七月闕日臣同執政官奏事上出絹背心宣示泣諭

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勛齎來背心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羣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有旨從之

七月闕日借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上殿面賜章服遣行所具畫一乞以京畿兵三千為衛於大名府置司一面遣官於河北西路告諭招撫山寨首領民兵候就緒日渡河先復濬衛懷州真定府次

解中山府等處圍乃以兵民給地養之如陝西五路弓箭手法仍乞緡錢百萬以為半年之費得旨從之

七月闕日京師龍德等宮津送到諸色寶器等上命碎之於殿庭間衛士有持去者聽之中外莫不悅服

七月闕日臣與執政官同進呈御史臺鞫勘宋齊愈事初齊愈為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除諫議大夫既而臣寮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以合金人之意按據甚明有旨送御史

臺鞫治證驗明白齊愈欵服至是案上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衢

七月闕日王燮傅亮上殿面賜燮器甲戰袍束帯賜亮章服遣行河東路經制司畫一陳乞降指揮陜西路轉運司應副財用就五路舊西兵舊弓箭手將家子弟中募兵二萬人并朝廷所付兵萬人通成三萬就陜府置司與金人河中府解州對壘一面遣人結約河東山寨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乗機會過河得旨從

之

七月闕　日臣同執政官進呈東京留守司鞫治華國靖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既僭竊居福寧殿李氏奉之時以果實為獻邦昌亦厚答之遂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欲退歸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親隨人易陳氏以出邦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内東門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内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用乘輿服御及陳氏事上宣諭曰

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有旨李
氏決脊降配禁營務下名為妻
七月闕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州
郡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招募軍兵積聚糧草增添弓手
團結民社措置郵傳緝捕盜賊建置帥府要郡推行軍
政皆係急切事務訪聞州郡玩習因循殊不留意仰自
今旬具施行次第申尚書省樞密院弛慢不職官吏許
監司劾奏以聞常切准備朝廷遣使按察誅賞

七月十四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上曰朝廷近日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為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内則修政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廵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上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宫往東南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雖金人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中外未知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從所請

七月十五日内降手詔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
乂安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
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金人一歲之間再至都城
信其詐謀終墮其計盡取子女玉帛遂邀二聖鑾輿六
宮戚屬悉擁以行敵人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
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
駕還京謁欵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
民物如故朕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

以為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廵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内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决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宫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强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户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士大夫軍民體朕至

懷無有疑慮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元祐太后以避家諱改稱隆祐太后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為迎奉隆祐太后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州縣預行計置糧草濟渡舟船

七月十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畧謂廵幸之策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為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西隣關陜可以召

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
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此誠天設以待臨幸願
為今冬駐蹕之計得旨定議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
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
鹽鈔錢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命發運司撥
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運輕貨陸路自陜
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
七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户部侍郎黄潛

厚為廵幸提舉一行事務膳部郎員外郎陳充幹辦頓遞行宫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治去處虞部員外郎李儔幹辦相視橋道渡船并檣辦糧草發運使李祐為隨軍轉運使

七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㫖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廵幸有日限三日計置合用舟船車乗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據合用人數就太廟親事官擡舁令殿前司差撥禁軍三百人防護仍専委内侍官員充同

共都大主管其合行事件並仰條具申尚書省

七月闕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内降御札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臣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秪謂潰散西北兵卒無營房可歸者並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省元批旨進呈得旨依元降指揮施行

七月闕日三省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買馬每州可秪令買百匹東南州軍不産馬處並免所有勸民出

財助國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上意恐致騷擾故也

七月闕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擢爲係淵聖皇帝已曾責降特免散官安置責授軍器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七月闕日三省同奉聖旨錢伯言除吏部侍郎黄次山除吏部郎官尹東珣除金部郎官周格改差兩浙路提刑黄敦書除兩浙路轉運副使劉蒙除江東路轉運使

七月闕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事論及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宣諭曰君子小人不難知但考其素行則知之臣奏曰陛下得知人之要中興之業不難致天下幸甚

七月闕日三省同奉聖旨董耘除兵部尚書晁説之除待制兼侍讀

七月二十七日内降手詔朕觀古之為士者何其分義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靡好爵享豐禄相與同

安樂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免相與同患難故人之好我至於示我周行王事靡盬至於不遑啓處而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禄以富之於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無愧於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幾至於顛覆而仗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羣材相與協濟修政事攘戎狄以奉迎鑾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狥

國者希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東南為請名用則必以
疾病為辭沿檄以自便者相望於道途避寇而去官者
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俟告下挈家而遠遯
夫禮義廉恥正所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
豈朕初嗣大位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將士大夫狃於故
習而未能遽革歟已詔甚失節者寘之極典其次投之
遠方為多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恭乃職一乃心
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

率弗廸尚蹈前態在内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
聞邦有常刑朕亦不敢赦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八月一日臣同執政官進呈御史臺鞫治陳冲余大均
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内人爲妾及因
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宣諭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得
㫖余大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
流沙門島永不放還張卿材責授文州别駕雷州安置
李彝責授茂州别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别駕

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授隴州别駕英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别駕連州安置

八月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進呈劄子大畧謂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没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檝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船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姓名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遂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

有旨令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差御營司幹
辦官楊觀復齎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
司措置總領
八月三日内降白麻楊惟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
八月闕日三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員外
郎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除東京副留守
八月五日内降白麻除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
黄潛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八月六日得旨御營使副按閱軍馬

八月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副使權知大名府張益謙奏狀言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為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司臣奏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

合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集為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畧兹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數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

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

八月闕日三省同奉聖旨許翰除尚書右丞差內侍押赴都堂治事

八月闕日三省同奉聖旨范訥罷檢校官節度使與承宣使淄州居住以言者論其為宣撫使及留守東京不職故也

八月十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司奏狀元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於陝府置司候措置招

集軍馬齊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宗澤節制於陽武
渡河伏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臣奏曰河東經制司所
得兵不多自陽武渡河濬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
為生界難得糧餉萬一潰散即朝廷別未有一項軍馬
可以措置河東不若令依元降畫一指揮且於陝府置
司招集軍馬事體為便黃潛善謂逗遛不進致失機會
臣奏曰河東經制司受命啟行纔方數日猶尚在京師
恐難謂之逗遛今日事勢亦未見機會可乘不若盡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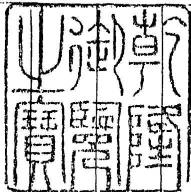
帥之處乃可責以成效用其言而績用弗成朝廷自有
典憲議久不決
八月十四日内降御扎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
副使發赴行在
八月十五日臣以疾不任事上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
除在外宫觀差遣
八月十六日蒙恩差内侍宣押赴都堂治事上第二表
劄

八月十七日蒙恩差内侍宣押赴内殿奏事上第三表

劄

八月十八日内降麻制除臣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

洞霄宫當日罷任



梁谿集卷一百八十